

周周：一个理科女生的缝纫人生

自述：周周
整理：晚报记者 毛岑岑

她是小红书上的手工博主，也是线下缝纫工作室的主理人。周周，一位1992年出生的理科生，选择在飞驰的时代里以针线为媒，开启属于自己的慢时光。当缝纫机的嗒嗒声取代键盘敲击声，当布料温暖的触感取代冰冷的数据线，她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新方向，更为都市人打造了一处安放心灵的手作天地。

从理想到针线：一个理科生的转型之路

我是周周，一个1992年出生的理科生。我在无锡有一间自己的缝纫工作室，也是小红书上的手工类博主。连衣裙、发圈、口水巾……在我的工作室里，你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。很多人问我，一个理科生怎么会选择做裁缝？这要追溯到童年时期在后宅老街的生活记忆。那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，裁缝铺鳞次栉比，足足有七八家之多。记得每到周末，母亲总会牵着我的手，穿梭于各家裁缝店之间。我记得店里那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发出的嗒嗒声，像是一首轻快的乐曲；还记得裁布时剪刀

划过布料那清脆的“咔嚓”声，这些声音和画面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

毕业后的我一直从事着教育培训类的工作，在工作中我发现自己喜欢教学，也喜欢和孩子、家长在一起。能不能把做手工和这些联系起来，作为新事业的起点？于是，我当手工博主的念头就产生了。一开始的起号过程其实并不顺利，我接连尝试了几种风格，也开了一家小红书店铺，但只寥寥卖出几个手工帆布包。后来，我开始在平台上发一些手工类的教程，比如“缝纫小白如何认识袖子类型”“一篇了解纸样放码收码”



等。这些内容受到了网友的欢迎，慢慢地，我的粉丝开始积累起来。“跟着周周老师的教程，终于做出了人生第一件能穿的衣服！”这些温暖的反馈，让我看到了将爱好转化为事业的可能。

缝纫新生：传统工艺的现代蜕变

工作室开业的前两个月，我瘦了10斤。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却不敢告诉家人实情。我很担心在快节奏的时代，真的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慢下来的手作吗？开业后，除了线上的粉丝，线下的客人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除了无锡本地的客人，也有从外地过来的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来的学员应该只有女士。没想到，孩子、爸爸们也有对缝纫感兴趣的。他

们在这里做杯套、玩偶，甚至宠物的口水巾。我和学员们一起把缝纫这件事玩出了更多花样。

经常有客人打电话询问：“你的店能修改裤脚吗？能钉扣子吗？”我都会耐心解释：“这里不是传统的裁缝店，而是一个创意工坊。”现代缝纫已经远远超出了修补的范畴，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。朋友的母亲是位老裁缝，

她来探访时抚摸着现代化的缝纫设备，感慨道：“我们那时候要学三年才能出师，现在这些智能设备让人门变得容易多了。”确实，现代缝纫技术已经今非昔比：电脑缝纫机可以自动完成多种线迹，电子裁床让裁剪精度达到0.1毫米，还有智能系统可以自动生成纸样。但即便如此，手作的温度仍然是机器无法替代的。

匠心慢时光：在针线间找到生活节奏

学习缝纫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修行。记得初学之时，我特地北上京城，求教于一位有着四十年经验的老裁缝。在那间充满岁月痕迹的工作室里，我真正领略到何为匠心精神：量身时要精准测量12个关键部位，每个数据都要精确到毫米；裁剪时要注意布料的经纬走向，顺纹逆纹都会影响成品的垂坠感；甚至连针脚的长短都大有讲究，一厘米要缝多少针，不同的面料各有标准。老师傅常说：“缝纫不只是门手艺，更是心与布的对话，需要全身心地投入。”如今，我每周三都会雷打不动地留出一整天时间研习新技法。对着电脑学习最新教程，再亲手实践，一点点尝试，一遍遍打磨。这个过程看似缓慢，却让我在飞驰的时光里

找到了自己的节奏。

回想起刚接触缝纫的日子，家里没有专门的操作台，家人时常走动，很难静心做事。那时的我，正被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琐事推着走，渴望找到一个出口，能够安安静静地创作，不需要他人的评价，只听从内心的声音。于是，我开始尝试让自己慢下来：聆听缝纫机规律的嗒嗒声，注视着一道道或直或曲的线迹，看着手中的作品渐渐成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惊喜地发现，原来我们的双手可以创造如此多的美好。一个身材丰满的姑娘学着做衣服，做出适合自己身材的连衣裙，一个妈妈给自己的小孩做了口水巾，还有来给宠物做小衣服的年轻白领……看到不同类型的人群在这里安心心地创作，我感到十分开心。



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|
世象微纪录

“世象微纪录”致力于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象百态、人生百味，欢迎提供您自己的、熟人的精彩人生故事线索，一经采用，给予报料奖励。

电话：0510-88300000

也可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，通过“新闻+”菜单下的“新闻报料”提供线索。

微信号：jn88300000

20年守护公婆与小姑 她用独臂撑起一个温暖的家

每个工作日清晨，雪浪街道滨湖社区“残疾人之家”都会准时出现一对身影——58岁的刘仕巧牵着56岁的小姑子阿许推门而入。20多年前，刘仕巧失去左臂，却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；公婆相继病重，小姑子心智残障，她用独臂撑起整个家，让家的屋檐始终能为他们遮风避雨。

“嫂嫂对我真好！”被问到好在哪里，阿许总会拍拍脑门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小时候一场高烧让她的心智停留在幼年。当年，亲友劝刘仕巧别嫁到许家，怕她被小姑子拖累。她却认准了老实肯干的丈夫，她说：“公婆身体硬朗，照顾一个‘孩子’般的小姑子，不算难事。”

婚后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刘仕巧在私企上班，2001年一场事故夺去她的左臂。剧痛与自卑曾让她闭门不出，可公婆接连倒下——婆婆老年痴呆，最终瘫痪在床；公公又患癌症——她只能咬牙站起。用仅剩的右手，她学会了择菜、烧饭、洗衣；为补贴家用，又摸索着做十字绣。常常是饭菜端上桌，先喂公婆和小姑子，自己才胡乱扒两口。

公婆相继离世后，她没有放弃小姑子，依然用心照料。阿许夜里失眠、敲墙、自语，邻居不堪其扰搬走了。刘仕巧时常起身安抚，一趟趟送医问药，收效甚微。阿许趁她不注意溜出家门，她满城寻找；警方和好心人送回几次后，周边许多人都存了她的电话，一见阿许独自在外，立刻联系她。这些年，邻里都很体谅她，深知她比旁人更艰难。

除此以外，她还要时常帮助大小便无法自理的阿许上厕所，帮她洗头、洗澡，每天把她打理得干干净净。阿许在家也会搞破坏，把棉被拆得七零八落，她及时收拾好，时不时添置新的；还要收拾好家里的剪刀、菜刀之类，防止阿许乱扔砸到人。遇到有人笑话阿许，她会帮着回护“她都这样子了，你们不能欺负她”。

“要不是牵挂她，我早就出去打工了。”一个人买汰烧、日夜看护，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得知情况后，“残疾人之家”向姑嫂敞开大门：提供午餐，志愿者一起照看，刘仕巧终于能喘口气。她利用空闲时间练飞镖，连续几年在残疾人运动会上摘金夺银。“能照顾她一天是一天。”刘仕巧说，她无法丢下阿许，因为“家人”二字，就是一辈子的承诺。（黄孝萍）



在周周的缝纫工作室里，最动人的不是精美的成品，而是她和客人创作时的那种专注。在这个追求效率

的时代，还有人愿意花几个小时坐下来，车一条直线，缝一处领子，这份耐心本身就像是一种温柔的抵抗。缝

纫或许不能改变世界，但它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成为创造者，这或许就是手作最珍贵的价值。

